

社会学家茶座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焱 | 总第四十辑 2011年第3辑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邝杨、周志家、薛涌

王 军

陈晓律

王 聪

郑庆杰

肖 峰

聚焦：欧洲的历史与社会

留住最后的老北京——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

从美军的“新三化”看美国未来战略

为什么见死不救？——从“吉诺维斯悲剧”说起

不平等的再生产：从童年开始

“技术性大脑倦怠”及其他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会建制

现代性的展开意味着大众的崛起。往昔在秦汉时代被叫做“黔首”的,到了新社会更了名换了姓,被唤作“群众”。前不久热映的电影《让子弹飞》中,故事发生的“鹅城”,那一大群徜徉街头、形容猥琐的鹅群,就象征着胆小怯懦、面目模糊的这群芸芸众生。葛优扮演的那个小丑般的县官,原本是花钱买来的,群众却争相对他下跪叩首,气得姜文大骂道:“都没有皇帝了,还跪什么!”

影片中的群众忽而是一群傻子,忽而又成了英雄;一会是可诅咒的,一会又变成可讴歌的。谁赢跟谁,谁输抢谁。他们究竟是傻子,还是英雄呢?

民粹主义将群众供上神坛,而精英主义又将其打回地狱。奥尔特加·加赛特曾在他的《大众的反叛》一书中斥责说:“民众缺少才智,精英没有心肝。”结果,一船篙打倒一船人,两造都落了褒贬。

旅美学者徐贲在他的新书《在傻子与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中认为:“普通庶民,他们的世相混杂着难以捉摸的偏执和高尚、残忍和善良,即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看似一览无余,却又深不可测。”在一个宰制性的社会里,大众往往是傻子;然而,“傻子就是上帝挑选出来挫败权贵的弱势英雄,面对他们所无力对抗的权威和秩序,群众选择的是傻和愚的假面扮相,进行的是弱者的狡黠抵抗”。而在一个开放的政治社会中,同样的傻子却可以成为英雄。徐贲为我们勾画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群众社会里的“人的形象”。他引用社会学家斯陶柏(Ervin Staub)的话,论述群众的两面性:“群体可能发展出具有强烈作恶倾向的特征。但群体也能发展出人际相互关心、彼此联系的价值和制度来。”

这样的结论隐含有一个未曾明言的前提,即关键在于社会建制。正是这一建制,决定了“群众”究竟会成为傻子还是英雄。人是依循制度规则行动的动物,在一个由宪政法治规范下的开放的公民社会中,以往那个愚昧盲从猥琐犬儒崇拜暴力的群众,能够变得高尚起来,变得富于理性和智慧,具有道德和责任心,更能体现出人的高贵与尊严。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当年不遗余力地大力呼唤重建法国的政治社会,以便将平民提升为贵族,而非将贵族降低为平民,也无非此情此志。

从欧洲的经验看,没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就无所谓治理的实现;因为治理不是国家或政府执行的统治,而是它们与社会的平等合作。在这一意义上,如何将以往偏重于垂直式的统治,转变为网络式的互动关系,将是未来中国在治理方面面临的新课题。

王 焱

2011年6月20日



目 录

卷首语 | FOREWORD

001 王 焱 社会建制

随 笔 | ESSAYS

004 张宗子 说孔融

009 黄 菲 美丽的背后

013 廖 奕 穿越真理的迷雾

016 景凯旋 恐惧与自由

019 黄其松 碎片化:现代社会生活之特征

聚 焦 | PERSPECTIVES

欧洲的历史与社会

024 邝 杨 穿越历史的欧洲观

033 周志家 瑞士的依法治国与四个世界

040 薛 涌 为什么美国不是个榜样?(下)(走出美国主义之二)

048 吴万伟编译 学会欣赏法国

社 会 | SOCIETY

054 王 军 留住最后的老北京——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 110 周年

062 郑庆杰 不平等的再生产:从童年开始

068 陆学艺 中国进入社会建设的新阶段(下)

社会思想 | SOCIAL THOUGHT

075 陈心想 制度能否移植?——外来强加的激进变革后果

081 王建军 平等悖论的语义困境

世 相 | MASSES

087 王 聪 为什么见死不救?——从“吉诺维斯悲剧”说起

093 陈蓉霞 上海话有断流之虞

097 刘庚子 人格平等:素质教育的基础理念

学术圈 | ACADEMICAL CIRCLES

103 陈晓律 从美军的“新三化”看美国未来战略

112 肖 峰 “技术性大脑倦怠”及其他

阅 读 | READING

119 周 帅 从晚清到现代中国

125 祝 伟 将政治带回市场分析的核心

文 化 | CULTURE

133 李公明 从台湾“二二八美术”看艺术与社会的抗争

140 王学泰 江湖人的梦(下篇)

149 韦明铤 清朝最后一个美人——卞毛毛(扬州美女杂写之五)

资 讯 | INFORMATION

◇全球掀起“农田圈地热”◇推动中国 GPI 上涨的最大因素是什么? ◇高智商的人勾兑低智商的社会 ◇常规游戏法:比较中日两国国民素质 ◇软实力来自公民社会 ◇精英出走的好处

封二 欧洲历史上的紧身胸衣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执行主编助理 王 萍
责任编辑 马 洁
封面设计 蔡立国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006
E-mail: chazuo_shehui@hotmail.com
 majie0720@126.com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1
邮发代号 24-1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家茶座:第 40 辑/张立升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7
ISBN 978-7-209-05814-8
I.社... II.张... III.社会学—文集 IV.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9063 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16 开本(172×232 毫米) 10 印张 160 千字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00 元

说孔融

张宗子

曹丕《典论·论文》说孔融：“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班扬俦也。”孔文的三个特点，俱见于此：第一是气盛，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逞才使气，与阮籍诗中的表现或可一比：“阮籍使气以命诗”。阮籍的使气和嵇康的“师心”，鲁迅认为是魏末晋初文章的特色。第二是不善于说理，辞过于理，凡有所论，锋刃指处，往往攻其一端，不及其余。但他为文造理，文辞出色，足以使文章成立。第三，就是喜欢嘲戏，讲歪理，如优伶的俳谐。最出名的例子，曹操攻下邳城，曹丕将袁绍儿子袁熙的妻子甄氏据为己有，孔融给曹操写信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问出典，孔融回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这段话很有名，人所共知。鲁迅辑校过《嵇康集》，花了细密的工夫。他文章里藏不住的迥远孤傲，就有嵇康的影子。至于孔融，在鲁迅文字里看不出很明显的影。如果有，或许是态度吧。曹丕说孔融不能持论，很多人以为是政治偏见，因为孔融的讽刺，如鲁迅所言，专门针对曹操。甄氏事件，还牵扯到曹丕自己。若在常人，忌恨于心，是可以意料得到的。但我觉得曹丕不至于这样。《论文》一开头就提到自古文人相轻，建安七子“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两亦难矣”。对这一陋习，他引以为戒，强调自己著书，一定会克服这个毛病，“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孔融被杀，他的遗文是曹丕收集整理的。建安七子，其他六人不仅都比孔融年纪小，而且都是曹魏集团的人物，只有孔融是个异见人士。七子之名，也是曹丕提出来的。把一个明显不同类的人物归于一个文学集体，看得出曹丕对孔融

张宗子：旅美华人作家，供职于美国纽约皇后区图书馆。



孔融像

排除政见的欣赏。过去说到曹丕,必然联系到他对曹植的迫害,七步诗的故事妇孺皆知,其实很不可靠,十之八九是后人编造出来的,但曹丕因为这个,落得褊狭和无情的名声。但我们读他的诗文,看得出他是个重性情的人,处事有眼光,也很大度。七子中的其他几位,与曹丕私交甚好,曹丕也不是一味称扬,在指出其所长的同时,也不隐瞒其所短,如说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王粲徐干,只有赋好,陈琳阮瑀,只有表章出色。他自己是文章妙手,持论又能客观,他评说孔融,令人信服。

理不胜辞,《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到司马相如,也用了这四个字:“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词宗。然覆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理不胜辞归结到文丽用寡,意思稍稍变了。汉的大赋本意在讽劝,不料变成了漫无边际的夸说,百不讽一,成为一病。用寡,在司马相如身上是恰当的,在孔融这里,正好反过来。孔融正是由于政治性太强,弄到最后曹操不能容他。作为政治家,对可能造成威胁的敌对人物下手狠辣,甚至仅仅是怀疑,照样宁枉勿纵,这在历史上是家常便饭。曹操杀害文士,如孔融和杨修,未免猜忌过甚,显得小气。后人把很多极端的故事安在他头上,虽然冤枉,却也事出有因。大概他自己同时又是造詣极高的文学家,深知文字的腾挪空间广阔,下意识的,把文字的力量看得太大,处处风声鹤唳,把一己的偏执引发成一场场祸害。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句未必正确的话:做政治家,做皇上的,尤其是英明神武为政悉出己意的,还是不要太懂和太热爱文学才好。

孔融爱嘲讽,也善于嘲讽。鲁迅说:“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在《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中,孔融旁征博引,大讲酒的功德,从天有酒星,地有酒泉讲起(这个意思,后来被李白写成他著名的《月下独酌》),讲到尧和孔子,讲到袁盎和于定国,他说,假



建安七子图(版画)

如没有酒，汉高祖不能醉斩白蛇，开大汉基业，景帝不会醉幸唐姬，生下刘发，其后代刘秀，有光武中兴。这些好处还不够，在信的结尾处，孔融再拿屈原和酈食其作对比：酈生因为好饮，为汉朝立了大功；屈原因为不好酒，在楚国遭际不顺。这一路洋洋洒洒写下来，文气勃郁，声势夺人，道理实在并没有多少。屈原的悲剧，更与不好酒无关。说他不能持论，说他理不胜辞，就在于此。

曹操禁酒，是为了节省粮食，这在战争或灾荒等非常时期，无可非议。刘备一方，国计民生要比北方糟糕得多，刘备也是要禁酒的，而且刑法极严。《三国志简雍传》里有个故事：“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两者同罚。雍与先主刘备游观，见一男行道，谓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酿者。”对于不好说话的君主，常靠俳优一类人物插科打诨，才能收到劝谏的效果。“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这说明孔融并非不懂曹操的用意。他的故意为“难”，是开个玩笑，还是借题发挥，表明他对曹氏的态度？我们不好猜。不成只是因为他自己好客好酒，天生豪爽，就和当政者闹着玩？

这并非不可能。吴云教授在《建安七子集校注·孔融集校注》的前言里详细勾勒了孔融的生平和思想。读过吴教授的论述，在文学家和大名士之外，对孔融又多了两个印象：他是个书呆子，还是个好发奇谈怪论的疯子或“思想解放的先驱”。

袁谭大军攻北海，孔融大败，兵卒只剩几百人，眼看敌军即将进城，“流矢雨集，戈矛相接”，这当儿，他老人家依然沉得住气，“隐几读书，谈笑自若”。这是很传神、很有画面感的细节，颇疑张艺谋电影《英雄》中飞矢如雨乱射学堂的一段，

便是编剧由此获得的灵感。当夜城陷，孔融自己逃走，妻子做了俘虏。

在军阀混战的乱世，做北海太守，不能护境安民，孔融作为政治家，是很不合格的。他比不上在荆州守土自保，“开立学官，博求儒士”的刘表，也比不上在僻处西北一隅的河西走廊保存中华文明火种的前凉张氏政权。

吴教授称赞孔融思想解放，举了两个例子。当时有个叫管秋阳的人，和弟弟以及弟弟的一个朋友同路逃难。大雪绝粮，兄弟合伙杀死弟弟的朋友，吃人肉得以生存。人问孔融对此事的看法，他说，管秋阳爱惜先人遗体，杀人自保，没错。别人反驳说，贪生杀生，怎么不算犯罪？孔融说，杀的不是朋友，只是同伴，如果是朋友，当然不能杀。但同伴没关系，同伴好比会说话的鸟兽，管氏兄弟杀人吃人，好比“犬啖一狸，狐啖一鹦鹉，何足怪也”。并进一步论证：“昔重耳恋齐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师而欲食伍参。贤哲之忿，犹欲啖人，而况遭穷者乎？”这个故事据《意林》所引，出自《傅子》，估计也是寓言，意在夸说孔融的善辩。关于名人，传说总比事实多，纵是事实，也常遭夸大和变形，《世说新语》便是极好的例子。孔融是圣人苗裔，《孝经》开宗明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说不定有人便据此编了这段故事来调侃他。

第二个例子，出自路粹控告孔融的文件，孔融正是因路粹控告的“不孝”的罪名而被杀害的。路粹引述的那段孔融的话，确实惊世骇俗：“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引了这个例子，认为：“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鲁迅还说：“汉末的孔府上，很出过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像现在这般冷落，这话也许确是北海先生所说，只是攻击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发笑罢了。”

鲁迅说“也许”，这几句话，究竟是不是出于孔融之口，别无记载。它出现在控告者的信里，不排除是编造。

用“思想解放的先驱”这样的头衔称呼孔融，也许从明末的李贽和徐渭那里获得了联想，可是我们读孔融留下的几首诗和几十篇文章书信——多为残篇，读到的是一个虽然总是和曹操唱反调，但绝大多数时候显得宽厚的孔融。他为人正直，尊贤重能，热心奖掖后进，这有《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和《荐祢衡疏》可



证。盛孝章和祢衡都以悲剧收场。曹操答应孔融，征盛孝章为都尉，征书未达，孝章已死于孙权刀下。祢衡之狂，如果历史记载可靠，别说曹操受不了他，放在近代，也不会有当权者尊他为人才，他只可能死得更快或更惨。曹操不杀他，已是难能。孔融既称名士，他的《汝颖优劣论》展露他幽默的一面，《离合作郡姓名字诗》偶尔玩玩文字游戏，毕竟有分寸。名士能有什么力量呢，救不了别人，也救不了自己。思想解放，如果出于执政者，上行下效，自然雷厉风行。如鲁迅说曹操尚通脱，所以毫不费力，成了“改造文章的祖师”。东汉以来直到魏晋，我们今天说的思想解放，在当时，不过被看做一种“名士风度”。“名士风度”，说起来好听，在当时，往高了说，是雅致，引领时尚；往低了说，是神经病，发疯。可以当真，也可以不当真。名士在统治者眼里，不值多少钱。纵是誉满天下的大名士，如嵇康，只要在上面的不高兴，胡乱安个罪名，拉出去就砍了头。

思想解放，不是那么简单。阮籍为什么后来只剩下喝酒，《咏怀诗》“寓辞类托讽”，故意让人看不明白，因为他至少还明白，他再崇拜老庄，也做不了“大人先生”，“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人只有一个脑袋，如果被人砍了，思想的快乐再也享受不到了。还有的，言辞极端，一开始仅仅是为了吸引公众注意，就像现在有人评说红楼，语不惊人死不休，你说红楼梦写大家庭的兴衰，写爱情悲剧，他偏说这是间谍或反清复明小说；你说作者是曹雪芹，他偏说是曹雪芹的叔叔或曹雪芹的女朋友。这种极端的言词，为怪而怪，为极端而极端，比如金圣叹的某些批评文字，稍有常识的读书人，不会拿它真当回事。孔融确乎是爱开玩笑的，他的狂是佯狂。李贽和徐渭，似乎确是疯子，是一开始就疯了呢，还是后来被逼疯的，说不清。

鲁迅称许孔融，与喜欢嘲戏无关。许寿裳说，那是“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那么，孔融的滑稽放诞后面，是有风骨的。有风骨，才当得起刘熙载之言：“卓犖道亮，令人想见其为人。”

美丽的背后

黄 菲

要么美丽,要么死去。

多么荒诞的豪言壮语,却一直被众多女性奉为人生信条,似乎活着的唯一所求只是外在的赏心悦目。如此一来,一些唯美而行的女性将面貌、身形视为可以恣意发挥的空间,利益至上的商家则针对这一偌大的客户群体大做文章,花样百出的减肥药品广告、纤体瘦身广告、整形美容广告、化妆品广告充斥着生活的各个角落。尽管诸如多种减肥药因含有致病风险的成分而被叫停,超女王贝的整形意外身亡之类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昭示着这样的美丽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女人们仍然趋之若鹜。痛,并美丽着,成为现代社会女性的真实写照。

诚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当整个社会的审美评判标准降格为肤浅时,谁能为女性为之承受的痛苦埋单?讨论之前,让我们回溯历史,看看西方服饰中紧身胸衣(corset)的“高贵谎言”。最早的紧身胸衣可追溯到克里特岛文化,从克里特岛出土的壁画上的蛇女祭司紧束的腰围上便可见一斑。但是真正用来勒细腰身的紧身胸衣到16世纪才问世,出现了完备的形制,成为塑造女性胸腰部位立体造型的独立部件。同时,强调丰臀的裙撑也应运而生,且上下半身的对比日益显著,臀部越撑越大,腰部越勒越细,女性的性感特征得以突出表现,甚至出现了铁制的紧身胸衣,束腰成为时代风尚。

进入洛可可时代,紧身胸衣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细腰成为时代的审美要求,而且越细越美,历史上甚至出现有13英寸(约33cm)和14英寸(约35.5cm)的畸形细腰。为了获得纤弱动人的身段,许多贵族家庭的少女在母亲的监督下,从小就有计划地长期进行束腰活动,从未成熟的少女时代开始,天天被

黄菲: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社会学茶座
绝



禁锢在紧身胸衣里,经过多年努力,尽管身体其他部分都发育正常,而腰却细得像蜜蜂一样。甚至连那些时髦男子也不例外。盛装时,更是用小一号的胸衣拼命勒紧腰身,致使胸腹血液流动受阻,袒露的胸口可以看见青色的血管,这也成为当时极具性感的重要美点之一。然而,由于紧身胸衣的长期使用,女性躯干极度变形,极大危害了女性身体健康,甚至缩短了寿命(据载当时女子平均寿命只有 35 岁)。^[参见李当岐:《西洋服装史》(第 2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因此,之后随着欧洲社会变革,出现了抵制紧身胸衣的声音,首先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成为革命者反对的目标,女人们短暂地摆脱了紧身胸衣的束缚。

但是随着帝政的到来和王政的复辟,为追求 16 世纪豪华的宫廷趣味,强调女性特征的紧身胸衣在 1810 年左右再度在英国登场,达到顶峰,成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妇女必不可少的时髦标志”。为了瘦身,昏厥和没有胃口,甚至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教养很好的妇女的共同毛病。

直至一战爆发,女性不得不参与到大量繁重的社会工作中,累赘烦琐的传统女装严重阻碍了工作而被彻底抛弃,紧身胸衣也遭到全面废弃。尽管战后一度由于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颓废生活观的兴起而复兴,但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以机能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美学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反对资产阶级腐化生活的左派思潮的兴起,在著名的法国设计师波尔·波阿莱(Paul Poilet, 1879~1944)的引领下,紧身胸衣历经三百多年的发展最终隐退。(李当岐:《紧身胸衣功罪录》,《时装》1990 年第 3、4 期)

尽管有着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却与中国古代的三寸金莲如出一辙,无不是以身体的残害为代价的畸形审美观在作祟。只是,冯骥才先生所谓的“带血的句号”只适用于三寸金莲的退出,紧身胸衣虽被冠以“美丽的枷锁”之名,但与前者的消逝不同,它自身虽“歇影”,其进化物——塑形内衣却仍然活跃于今天的生活舞台。现代塑形内衣琳琅满目,按功能可分为调整型胸罩、束腰、束裤、胸腰腹三合一束衣等等,其促销言词无外乎集医学、脂肪学、人体工学与专业内衣设计之原理,转移脂肪掩盖赘肉,调整重塑 S 型身体曲线,展露完美性感身段之类,甚至被赋予了扶正脊髓纠正体态等医疗作用。如今的塑形内衣,相较之前,改进的只是尺寸范围更广,摒弃铁、鲸须等塑形材料代之以弹性面料等

等,然而,塑形内衣无论被标榜得弹性系数如何之高,相较之普通胸罩是更勒得紧的,否则何来束身丰胸翘臀之说。不仅强烈的束缚感易让人不适,长期挤压内脏对健康的损害也不容忽视,而且透气性差的面料还会导致一些部位过多摩擦或积汗从而引起皮肤炎症和妇科疾病。因此说到底,仍然是“身体的囚衣”,并无实质性的改变。但在生产商的变相销售手段下,已俨然成为广大女性的救世主。在厂家喊着“穿就变”、“内外兼修”的口号,着力标榜材料的弹性、束性、装饰性时,对身体永久性的伤害换回的美已成历史,雕刻魔鬼曲线的神话似乎成了现实,美体修形不再是梦想,无须痛苦疯狂的瘦身,蜂腰翘臀即唾手可得。那么,在现代女性仍然甘为优雅的奴隶背后究竟是谁在推波助澜?

不得不承认,现代社会仍然是以男性审美为中心的,社会审美的主流依然以男性为主导。蜂腰翘臀并非女性不得不关注的,正是男性视其为美之典范,并大加赞赏,因此而成为女性共有的追求,哪怕面临再大的健康风险也要拥有如塑形内衣之类的秘密武器方为安心。须知,“女为悦己者容”不是古人的专利。身材、曲线虽然作为女性身体的自我镜像而存在,但其展现融入的更多的是男性的目光。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考夫曼(Jean Claude Kaufmann)所说:“身体已经成为基本身份的载体,它解释关于身体的极具个性决定的特性。目光一直在社会交流和知识系统中起着核心作用。”(让-克鲁德·考夫曼:《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看”与“被看”的感官交流成为一种强大的心理支配形式,身材的展现表达的是置于这种目光交流下的唯美追求。

而且,如道格拉斯(Douglas)在其《自然的象征》(*Natural Symbols*)一书中所强调的,身体已然被社会二元化,即成为生理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作为生理的身体虽然是“自己的”,但总是被转与他人,在不知不觉中被现代社会所建构,在社会生活的熔炉中受以历练,男性审美支配正是社会控制的表达,同时,社会的身体限制了生理身体被感知的方式。规训女性身体的不再仅仅是肉体的束缚,而是协调了社会眼光的审美要求。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凭借着外貌和性感获得对于自身的肯定,身着塑形内衣满足大众审美标准,成为女性增强性感和美感的主要手段。女性在逐步争取社会权益的同时,也在无意识间接受默认了这种男性审美观,毕竟受到社会普遍的接受和肯定是女性不得不向往之的,自然,由于这种潜在的被剥夺模式,为了他者的要求而存在的对自身外



形进行塑造的欲望就变得可以被予以理解了。

既然身体具有某种社会性，就不得不考虑整个社会的生存模式和游戏法则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已和紧身胸衣盛行的洛可可时代、维多利亚时代迥然不同，如今的社会是一个被各大消费场所包围，以商品的大规模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消费型社会，身份地位反映为消费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在意的是象征价值而不仅是交换价值，人们从以前的拥有物质跃进为拥有意义，购买与生产构成了满足欲望、制造欲望的循环链。只有不断地制造消费需求，资本利益才能最大化。而当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一分子，也必然成为消费的主体之一，专门针对女性的生产消费链也越来越庞大。美容美发、整形纤体、鞋帽服饰、室内装饰，从头到脚，从家里到屋外，没有一处是被商家遗忘的。生活中处处充斥着对这些商品的鼓吹，时时诱惑着女性为之妥协，成功的资本运作模式将女性带入了一个魔圈——迷信商品神话。

同时，大众传媒也加入了这场混战，媒体对产品的大肆渲染、明星代言的轰动效应，为女性迷失在魔圈中充当着上帝的另一只手。

在这个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社会审美观的形成，不可避免地掺入了资本的因素。女性被作为客体不断被商业、媒体加以无限塑造，女性自身的自主性全然被忽略。这种塑造已经不是传统的强制的权利灌输，而是一种微观的、潜移默化的诱发。

虽然不再为了取悦于人而微笑着流血，但“瘦才是王道”之类的一面面旗帜被高高树立的时候，看似乐在其中的美丽女性仍然没有扔掉被控的枷锁。

穿越真理的迷雾

廖 奕

人类是很奇特的生物，面对苦难，可用信仰疗伤。信仰又是很善妒的悍妇，面对质疑，常以暴力扫荡。谁是真理的代表？真理替谁说话？这不仅是信仰之争的首要问题，更是一切宗教与政治、罪恶与惩罚的核心主题。

事实上，无人能代表真理，真理也不会替谁说话。就像时间的迷雾，真理总在切近的周边，散发神秘的力量。人对真理的姿态，应是向上的仰望，或是向下的窥测，而非全盘的占有，即刻的拥抱。

西班牙电影 AGORA(《城市广场》，又译为《时间迷雾》)中的希帕提娅正是“真理女神”的绝好象征。她姣丽蛊媚、兰心蕙性、貌婉心娴、眸含秋水，举手投足莫不展现智慧的美妙。她是名门之后，继承了父亲的哲学事业，毕生专注于数学和天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她曾立誓终身不嫁，因为她一出生就嫁给了真理。直到人生尽头，她还在思考天体的运行和宇宙的奥秘。然而，这样一位绝美的女性，光辉与真理同在的女神，最后竟惨遭暴民的屠戮！

对于希帕提娅的死，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这样描述：

不知何时，谣言在基督徒间悄然传开，他们说希帕提娅是罗马提督与西里尔主教握手言和的最大绊脚石。受到煽动的教众将希帕提娅从两轮车中扯出，撕碎她的所有衣物，一路拖到教堂，以毫无人性的方式将她杀害。这样看来，希帕提娅死于宗教与政治斗争，她是一元宗教和暴民政治的祭品。

事实上，希帕提娅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信徒，她与基督教信仰并没有根本的冲突。在这位美丽的真理女神看来，世界有两极：一端是“上帝”的神圣之光，另一端则是完全的黑暗。与基督徒一样，希帕提娅认为，世间唯一存在的就是上

廖奕：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社会学泰座
随笔



帝,照耀着神圣之光。但与那些极端狂热的基督徒不同,希帕提娅并不认为神圣之光可以普照整个世界,因为即便是太阳的光辉也会逐渐减弱,这才是宇宙的真理。哲学家的使命就是揭示神秘的彼岸世界与现实的关联,将那神圣的太阳光照引入黑暗的洞穴,照亮广场的万千生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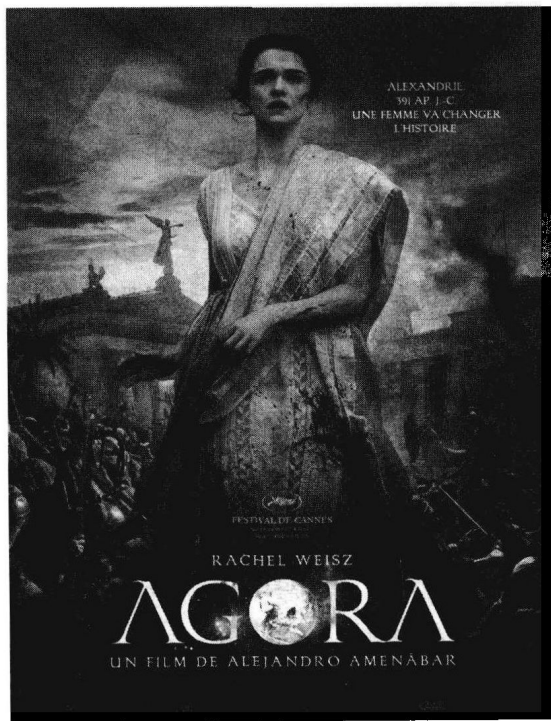
希帕提娅也不是一个热衷政治的贵妇,尽管她是亚历山大总督的夫人兼老师。她的理想远远超越了世俗政治,她是真正的圣徒。影片中的西里尔主教不过是代表教会与罗马贵族进行政治博弈的跳梁小丑,这样的人最后被教会封为圣徒,不能不让人感到名利的愚蠢与黑暗!正是这个利欲熏心的小人把持了“真理”的解释权——当西里尔手捧圣经,宣读妇女必须服从丈夫的经文,就已然宣告了希帕提娅的命运。真理总是不敌真理的代言人。

既然希帕提娅在思想上、政治上都不对基督教会构成致命的威胁,为什么教会要以致命的方式处决这个美丽的女人?

该片的导演加入了大量的爱情戏份,用吸引眼球的师生恋、主奴恋、三角恋

冲淡了这个严肃的主题。对此,该片编剧马特奥·希尔很是不满。他想展示的是一个处于男权世界中的女性形象。虽然希帕提娅有高超的智慧、倾城的容貌,但她始终敌不过命运的安排。宗教的力量是巨大的,个人无论再杰出,也逃不过政治的摆布。这不仅是希帕提娅个人的悲剧,也是文明史的悲剧。

虚构的希帕提娅爱情固然打动人心,命运悲剧的宿命主张也非常贴近时宜,但它们均未回答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希帕提娅真与宗教、政治无关



电影 AGORA 剧照

吗？

王怡认为，希帕提娅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亚历山大图书馆（Museum）并非现代意义的图书馆，而是献给缪斯女神的神庙。她的思想，既与宗教有关（实验室中的巫师），又与政治有关（议会中的国师）。

如果承认这种解释是尊重历史的推论，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不妨进一步阐发：希帕提娅掌握着神人沟通的超自然力量，依凭绝伦的智慧和不懈的探知，已渐趋接近真理的彼岸。还有一层淡淡的薄雾，只要挥一挥手，就能揭开真理最后的面纱。这让基督教会和罗马贵族同时感到无比恐惧：一旦新的真理系统产生，他们的神俗联盟势必会产生结构性的调整，既有的权势和尊荣会失去，等待他们的将是无边的暗夜与利箭。

于是，我们看到了联手的疯狂反扑。希帕提娅丈夫面对西里尔主教的抗逆，假设真有其事，也不过是场花哨的拙劣表演。最终，他放弃了希帕提娅，因为，归根结底，他爱恋的是希帕提娅优美的肉身，绝非其代表的至上真理。

哲学家说，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政治家心想，我爱真理，但我更爱权力。符合权力的真理是人见人爱的美人，犹如智慧与美艳兼备的希帕提娅。但超出权力承载范围的真理却是可怕的妖妇，如同被指控为女巫的希帕提娅。

真理与强权的斗争，是不同思维体系、人生志趣及宇宙立场的冲撞，其结果是文明饱受戕害。影片中狂暴的毁灭神像、典籍场景多么熟悉而令人心痛，犹如昨天的历史！当权力占有了真理，真理就不能再前行一步。强权可以钳制真理，但真理本身并不受损坏。笼罩真理美丽真身的迷雾，永远无法被精英的智谋和群众的暴力驱散。它是真理最好的保护者，也是真理无法示人的根本缘由。

AGORA 意为“议事的广场”，本是希腊城邦民主的象征，罗马人进一步将其拓展为政治和商业场所。许多西方思想家对大众民主一直心怀芥蒂，就是因为，在广场上常常发生“多数人的暴政”，世俗利益的调整需要真理之光的秩序关照。但是，真理的迷雾又有几人能够穿越？



恐惧与自由

景凯旋

在权力失范的地方,道德也会失范。今天,所有人都知道 19 世纪阿克顿勋爵的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也知道我们生活举步维艰的一大原因,就是权力不受制约。然而,阿克顿的慧眼可以洞烛古往今来的君主专制,但却不能完全说明现代极权制度的权力特征,不能完全说明极权制度下人们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和无道义感。在这个制度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恐惧。

恐惧是人与生俱来的情感,一个人会害怕黑暗,害怕孤独,害怕软体动物,害怕生老病死等等。但有一种恐惧却是社会性的,并且只有现代人才具有。道出这一事实的是缅甸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2010 年 11 月 7 日,缅甸举行了 20 年来的首次多党制全国大选,作为反对派领袖的昂山素姬也在多年软禁后被释放。2011 年她已经 65 岁,其中有 20 年时间是在不断的囚禁中度过的。在长期的囚禁中,昂山素姬曾反复思考缅甸的腐败现状。她认为,导致腐败的不是权力而是恐惧。昂山素姬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但她也深深信仰佛教教义。在她 15 岁时,曾随担任驻印度大使的母亲前往甘地故乡,接受了甘地的非暴力抗争思想。这种东方式的寻求自由之路,源于宗教的信仰与关怀,源于对民主自由归根到底是一种和平的信念。她说:“一位记者问我,你和别人交谈时总是对宗教谈论得很多,为什么? 我回答:因为政治是关于人的,我不能将人和他的精神价值分离开。”

这种将民主政治与人的精神结合起来的观念,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其实,众生平等的观念即意味着,当一个人在追求自由时,他/她就是在服从和献身一个神圣的信仰,也意味着在每个人身上,他/她都能看到人性,从而能面对邪恶,勇敢承担起社会所需要的责任。昂山素姬有着美丽的容貌,但更美的是她的心

景凯旋: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